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

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二百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應黃州在明

招提握手垂三十年萍梗江湖無復理值然至西曹借  
軀緩頰以為赴義者其在耳目間猶信宿也公治郡一

不稱時趣即脫屣之因山為林詩藥釀酒隱然仲長樂  
志之風比之柴棗殊不寒儉聞賢器復繼武更足慰目  
前僕自廢蓼莪一丘一壑蝸涎足潤而誓墓不堅覲顏  
強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復出期庚辰以  
來始能痛割去之生平嗜翫不挂一絲誦白馬之遺編抽  
玄牝之秘旨長齋六時懺悔宿慳以此了餘生粗覺具  
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教授俞先生自詭與公莫逆因  
其歸聊爾附候并有所刻兩藏經典數種呈覽不一

唐滁州

不佞王父司馬之獲從文襄公後也世父藩幕君且同  
塾師矣而先御史大夫在散署時又獲奉文襄公拂拭  
不佞又於班行中一再接狀元公顏色則辱公世講之  
後非一日矣不佞有離羣之好且好稱說循吏業而執  
事工詩工文章工為州邑則不佞之稱神交又非一日  
矣張令君又亟稱令先君之有隱德也執事諄諄賜之  
書重之以幣俾追為志銘不佞縱能辭地上烏能辭地

下第卒卒少須臾間俟長夏無事當敬具草以俟後使  
來可取也新詩多爽朗有致八咏之章所謂不虛美賢  
於上韋左丞哥舒開府多矣寄明卿而寵靈及於不佞  
知執事之見存又非一日也

范司理

得執事報書具金丹大指此更數明師歷數十讀而不  
能決者執事一覽了之遠則僧一行近則程伯子不是  
過也僕似亦有管中之窺粗與執事合然而不敢從者

同類有情終屬汙褻恐異日不免天宮駁放一也未免  
於人小有所損損人以益己非造化心二也築基之際  
少不如式不能無決撒三也臨敵之際萬一不勝則敗  
隨之四也取之而不得則必他取其勢流而為彼家五  
也廣有採擇淫聲外聞得罪名教六也後讀黃庭真人  
在己莫問鄰何處遠索求姻緣始豁然若有悟以叩師  
真亦遂脗合執事從容涵咏之久當必自會也賜環故  
有說惟荆老亦同之或水或土皆蓄深意此時未敢為

執事道盡揚生非忠臣後非有文行王生非工詩非貧  
僕不敢與還往亦不敢以聞執事執事意果不異敬服  
敬服使琉球二書拜教後却奉納也

張司理

衰嬾杜門苟簡一切即君子之至於斯或不克見者  
屬明公按部則首沐干旄之枉嗣後一奉酒語三接茗  
談不意垂盡之年獲覩海內偉人歸與兒曹及之且詫  
且幸明公虛受若萬斛之舟鍊事若百煨之金而查滓



融冶襟度超豁尤出意表至於折節文士傍擷藝林不  
逐物情諱世忌文舉彥昇之倫不足多也信使遠馳致  
手教累紙傾倒之懷彼此無異少公翩翩麗藻機圓語  
妙自是當家稍一涉獵冷然心賞惟於仄韻疊句小妨  
吟咀蓋中原之音多以平入仄若獻吉于鱗茂秦則無  
此累矣其他名家少有能避者俟從容當為一一銓出  
所命拙序固不敢辭第未免佛頭拋糞奈何卒卒口授  
不次為罪

魯長洲

僕以穀日謝親交應酬而筆研舊逋尚未及洗擬至暮  
春始得一切放下從辟支禪了此生四日前忽有以除  
目至者恍然莫知所繇當是廟廊搜括陳人殆盡因而  
竽及耳僅嚮者匹夫之節不固覲顏朝列見憎白簡即  
今日不出豈能於卞田充隱弟不欲負庚辰香火一念  
以此上孤賜環之恩下拂推轂之誼有所不恤兄謂動  
靜原無去來皆一心所造此是造極語僕之不動心是

本無出意非闕學力也旬後不免走蒼頭上乞骸章小  
損兒輩橐他無足言者使迴附謝不一

又

承損餉新茗領訖喻及出處具見超脫僕嘗與陳雨亭  
銀臺言有應跡而無住心則居士之與宰官何別但庚  
辰初念不可負耳邢侍御長者故不惜為一傾倒然未  
嘗為擊唾壺何由窺我千里也黃圖解元再相會否亦  
有所告否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易譽亦易毀

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採物情而酌之可也末世斷斷避嫌之事賢者為之矣

又

兒子輩初自吳歸云臺意似不佳流言籍籍殊為懸情旋聞已消釋甫自慰而家弟馳信來謂得之王中丞所則白簡有所指摘矣足下心事如白日中天唯是小不避形跡然亦何足相染家弟又謂所擬量移於一方施絳帳審爾亦不至出惡聲也足下但自反照追省於此

際加涵養琢磨却是一番功力每讀孟子稱四十不動心而又曰動心忍性同此心也而又有動有不動此公案不可放過大抵吾人未到聖賢地位不怨不尤則可不愧不忤則不可僕老矣木食塊處於一切世事皆未殺無能為足下鳴聊致莫助之愛而已前月末將斷筆硯覺得於胡廬山先生未了一念捉筆成衡齊序既脫稿而讀之殊不能有所發揮以此灾木不如覆瓿也兩日計當移疾請假聊此奉慰加飡自愛

又

清上人來得兄書楚然之音令人耳開若聆大呂兄之  
愛我深矣念我切矣獨所謂三喜者於僕未之有契也  
僕卧舟中粗自蝸殼特為鄉親友所媿不勝其煩尋得  
留都一大老書極誇省臺靜勝而會副樞之命塵念一  
起遂成地獄種及至此間為試士困以酌酢兼苦筆研  
之繁種種魔境蓋未幾而有亡弟之變矣肺腑中裂形  
神不親以故懇上乞骸之章而不蒙賜允且未敢再上

夫吾至來春當圖一決平湖丹陽慷慨有志行人也麻  
城廣大教化主也若謂其禪謂其理學謂其養生則愚  
固未敢信也兄謂世界能用僕耶僕尚可用耶邇來小  
建白微窺其兆矣孔廟一疏自謂獨見諸公中亦有以  
為信然而卒見寢夫焉能用僕也兄試讀之以為不然  
則僕不可用也今年閻希言去境極佳肉身至今不壞  
聞羅近溪去亦自瀟灑瀟灑僕或可自信不壞吾不能  
也清上人幸一二接語福德僧也學行俱入大乘境但

未知透悟何如耳此二門各有人獨吾儒太牢落

闕

朱之格物

王之致良知故自匪同若致得盡格得盡終自成一局面不狼狽也兄明年得一南清曹可乎僕且歸恐不能待耳餘不次

徐推官桂

公以一輕刀破臆而訪我知寄悰良厚夜談雖小暢然以老病畏寒不能步履而從舟中尚是小缺陷新詩有



學有才情有字有句必名家必傳後無疑也唯在乎熟  
之而已李杜沈宋王孟諸賢百年而後豈以品山定名  
代次第耶小間能成一詩以壯公意茲則未及耳新刻  
三種附覽

徐嘉定

劉介徵雅士也坐間覺溫風時時襲人與小語雖未際  
極亦有詰會恨僕方困河魚不能多盤桓耳乃用鄭重  
為謝使我愧陳孟公梅雨周洽謳歌溢耳其波入婁者

則練之餘也。公方勸農省歛而念及方外，病叟損餉種，  
種新薺、薰柑，敢不拜嘉。蜜洗初啟，封光彩溢，射雖叔夜，  
鎗元常，玦美寧過之。第僕夙有此好，聚亦不少。庚辰歲，  
偶感其累心，屏付免輩，不置眼久矣。靜室中窪尊、坏飲，  
竹牀、木几，無直一鏹物，何敢溷此珍器乎？却附使上之，  
幸寬其不恭也。殷無美，豪飲劇談，故自足賞。徐茂才者，  
奇士，久困轅下，非公焉能使之驤首長鳴也。餘不具。

傅司訓

公入剡餘五載矣經術行誼為諸生表儀僕雖土室如  
夏甫亦竊耳之而復從邸報中覩薦剡則益大慰惟是  
長器見顧亦云已有百里之除而尚何寥寥也從政者  
新矣豈尚欲持久任之舊耶僕夙障不能掃除見陵二  
豎老態種種而辱存念過深飾獎非當損餉皆廣文齋  
中物挾以烟霞色令子猷意爽尚恨不能為扁舟之造  
也杜武庫左氏癖者千餘年而得公砭之昔人僅能通  
鑑紀事本末留第一義以屬公皆大快事所委糠粃之

引不敢辭第受役筆研方苦而病益甚幸少寬之冬中必不敢負宗伯公即取去作中郎帳頭物且云欲有效於門下僕尚未獲卒業也秋氣向深加飡自愛不一

又

公以學行淵著表表人口薦剡再騰實張司馬與直指使之識也僕何力焉而猥用相謝母乃使草莽之人得竊朝市權乎以公之材入長六館出宰百里少足展驥而當事者僅用常調量移雖復匡山彭蠡之勝日供几

席如攄吐不令盡何行矣除目且繼下矣左傳屬事僅一見之而荆老即秘為帳中物如蔡中郎之於論衡再叩之第云尚有欲商榷者僕愧糠粃導精梁翻足相辱以故不敢再請也麋鹿之性與豐草長林狎特欲脫羈絡以保餘年耳非敢偃蹇朝命襲高潔名今幸得請矣食物種種皆烟霞味謹爾拜嘉厚幣却納併有雜刻侑覽不一

吳斷事

天驟寒伏團焦中蹠跼如蝟方取楮拙煨之而使者衝  
風雪來以種種山味見餉染指之餘飯及妻子此感何  
如承示病目大抵中年以後精神不甚在阿堵唯清心  
斷慾節飯勿食煎炙五辛及他濃味靜以俟之不可責  
效攻治也春事殷時公病愈扁舟見訪僕尚能破例一  
出瓠壺盛濁醪荷葉裹蔬糗為公作弁園主人也一笑

吳詹簿

入雪中哭故人幾失公幸免題鳳一作羅浮夢然至侵

晨出候則仙舟已發矣悵仰間更辱報謝九畹道人與  
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屈作弇園供為辱矣輒以東  
海三醉胄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舫時更以為佳耳  
腕瘡草草極不恭亮之

又

衝寒抵陽羨遂造玄亭忽忽如夢聲伎供張之盛都已  
忘之唯孟公高情與叔夜酒態依然可想耳新構一軒  
枕白蓮池頗幽潔得公所惠竹牀竹墩置其中佳客至

可坐八人更以公甌中姑佐酒便增一段瀟湘色小簾  
疎簾此間故不乏也像替幾作篋笥物檢出并二扇汙  
訖奉上殊不足錄所命振始堂記堂在何園園何地何  
名中何亭館卉樹竹石以何年他屬以何年歸幸一賜  
示庶筆底縱橫且不落窳也餘不具

文子駢

應門者至團焦出公刺驚喚小藍昇竭屨抵河口則僊  
艦在縹緲間矣無威明之疾而有季長之慢如何可解



家弟言公遂焚牒不出昔陶公去彭澤尤以束帶見督  
郵故今河南雄郡也同守貴是督郵上官何所感而  
飄然棄之令人想見千載箕潁間色公如有意和歸去  
來乎請具子墨客卿以俟間與家弟言先待詔公在玉  
京當拍手歎呼佳兒或博士先生鼻息不能無小哂然  
耳一笑

凌際叔

仲夏辱公枉駕而應門湯拒遂成題鳳以故於陸生便

致其不自安而公不以為罪遠厯教存副以隆貺愧感  
何如世人好言太史公而於班氏遂成鹵莽譬之習書  
者歸右軍而忽忘大令不知父子家法縱有小乖不能  
以寸公此書行所謂班氏朽骨得蒙榮造矣第往往令  
小鳥拋糞佛頭殊不為雅業已相許旬後可令人見取  
不免為公作蛇足

凌郡丞

季君之使至復拜手教惓惓念我年來正得頑悍力耳

所謂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也家弟移臺  
疏甫上即棄繻出關於前月七日抵家矣賞心者謂其  
好道讎跡者以為弔詭不知其自倦游一念借之歸作老  
農老圃耳生平於故人竿尺殊鹵莽前歲始曉令侍筆  
者錄得數紙及檢子與明卿子相書百之一并僕近稿  
錄去姑塞白耳屠青浦處為作一紙公可令蒼頭別持  
索之家弟亦令檢得少許後附上也不知公所梓合今  
古人或顛本朝否鄙意以長書論事理若望之少卿子

長之類小簡叙寒暄如晉人致語分作兩部庶為全璧  
唯公自裁之

又

前謂交遊翰墨尚當有數種故作此報既令兒輩檢則  
多失之今僅上二卷聊以存姓名可也僕比來百事俱  
灰冷菜羹豆藿一飽後即兀兀枯坐而千里故人以筆  
札見役意軟不能作白眼卻之誠有如公所笑宿障者  
若序吳朝卿丈則坐陸生見迫以貧病老儒可憫寂寂

數言聊用塞白殊不闕方寸也王百谷善竿尺仲蔚意不能新却善守陳調亦可收采否漢書評林序應於難弟所見之是了前歲諾亦公所笑宿障也不一不一

劉子威

忽承教札修禮過共非弟鄙劣敢承弟本無所受亦無所證止是蒙師真度引於苦海中一掉頭耳去彼岍殊自遼邈也來喻此形已弊久生無樂王道者亦言吾丈精進之甚至厭此四大便擬割之夫厭戀等弊耳如來

所謂衆生相壽者相也四大誠幻造然欲借此修持異日有身外身不妨舍此皮囊茲則未可也繼首坐香烟未絕倏爾脫去尚為虔侍者所笑以其落陰耳勿助勿忘毋欲速毋見小敢以為吾丈告二詩雖降格而精詣之意故在白香山見之當擊節純陽老僊或便未薦如何王道者見亦無大謬徐驗其定力耳

又

季秋之朔為兒子苟忝名場報者羣噪匿避一室兩日

而應門以尊刺見示則僂舟已西邁矣念僕非皇度遼  
公非鴈門守何敢偃蹇稱疾得罪左右乃公不以見尤  
手書繾綣有加於昔至新集之貺恍如被穆如而聆鈞  
天也弟本毫髮無所得狀若可以捐俗者邇為鄉里麋  
集勉強趣承今始一弛肩忽忽如夢追唯獲者皆幻累  
者獨真歡喜之障殆重於憂苦障矣公自是晨下謫此  
緣猶在綺語一掃而空之為望所需諸經刷裝都未及  
却從家弟所覓得一部附覽不一不一

又

昨歲杪得張幼于一札來云公猝中末疾不良於行已復得一札云有起色矣已又聞之人曰平矣故不敢通訊問以瀆閤者而私心之為憂為疑為愈則亦三也乃樂天和尚至則於錫頭得手教滿紙公之念我篤矣九月遘喻少君與受靜坐訣三日而真氣動不著意想而法門所稱開闢交脉者畧盡得之周身殆徧今則歸腦中了不奇且時時為杯酒徵逐所奪無足為公道者筆



研一途少時腸肥腦滿勇於構思浮名見被時亦熱中  
今老且厭倦矣而矍者不止譬之歲計入不千緡而日  
食且萬錢胡以應之又誌表之類雖稱為諛墓尚是仁  
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  
京超大厯居官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頰川老而不  
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公何所見而翻賜豔且公之才  
高於僕僕固知之亦公所知也大集已付剞劂毋論海  
內及後世即眼底已有俞君房吳瑞穀郁人文王少卿

四鍾期矣何至作伯牙嗟也所示顛倒凌厲者為何人  
弟處絕無相間公者於公處當亦不間僕縱有之何足  
挂耳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當是有情癡也使有身  
後名不如一杯酒此則安樂法也樂天者與之談時時  
詣會後知其坐天池以片語挂塔托鉢者雖薄業作甌  
脫聊爾應之疏辭似宜稍益華實恐見者以為杜德機  
少損施心也如何如何

殷無美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  
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  
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  
峻伯為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  
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  
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  
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  
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

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瀟釜魚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烏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竒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酌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而罷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

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第  
聞其垂橐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殷寧容於東  
山坐嘯耶前送足下詩方醉極偶成即以付書房不復  
能記何語後檢出始知疊用韻真倒弮孩兒也已改押  
矣今再書一扇呈覽倘寄君典亦佳餘不贅

又

泥金至練川者初似不在足下與子念革歎咤移晷及  
得足下信而後喜可知也以足下才寧復終老公車然

數受造物侮倉皇不能不寘欣戚其間如子念所傳免  
子豈不闕痛痒政謂其尚堪跋耳一賀札在袖中垂  
磨滅恐野人姓名墮長安便作齒頰間物次且久之而  
足下之誨已先我矣中間見飾過情僕何能為德於足  
下足下名故高於僕非若東野少游之有藉於昌黎眉  
山也金馬褒然高第旦夕步武木天比之菑川生則殊  
少精彩奕奕足映射後生數輩拜相封侯故不為晚唯  
在沈深其智勇俟時而發之耳虎榜幾四百人足下固

多長者游同志者為何同調者為何僕雖老尚能呼子  
墨以俟也春來羸病幾至委頓賴藥餌扶持漸有起色  
貝錦之餘乃復有齒及者真畫蛇之足也宗伯知我哉  
曳尾龜以泥途為快久矣誠不慕太卜之寶藏也兒子  
慙甚何地無三餘於千人口頭捏怪亦任之而已中夏  
尚涼北土當益加冷自愛

又

前見足下耳熱沾沾得窺斲輪妙用第謂出語必不經

人道則又與學士計之此本目前物恐摻山網海馮為  
罔象所笑惟幸錄示一二以解我疑夏令改中久霽猶  
自清和披閱之暇時舉一觴以佐餘銳勿但如蕭世誠  
仰面看屋梁也新刻左氏頗精并有漿脯筍蕈少許將  
意蘇長公外紀能為我小料理否足下一目數行不過  
假兩夕力結奎壁天上緣亦是佳新補博士弟子遂無  
一相識者令人憤悶憤悶

又



前拜手書叙離睽之懷與彼中風土物情况若坐至喜  
堂促膝對語也適見王二云如姬免身又得一雄良為  
兄稱快若乃循吏之績遂冠三蜀薦剡之美追蹤古人  
此固兄能事也游又多暇燕坐齋閣江山之勝盡收之  
錦囊能推示一二以慰老懷否僕觀處湫隘漸不耐寒  
暑徙之鄉落又為客追跡更成勞費夜警夏耳轉歸弁  
中昨歲九月遘異人授以一訣頗得其力四體小暢恨  
為鄉里腰領所苦文酒二責時時自中恐不免墮落耳

聞輦上君子尚猶有齒及者僕老矣匏繫一室即不敢  
望作五湖長何至脂顏於諸少年前也傳張氏子弟存  
者尚能自活僕前聞其狼狽意似憐之深感兄見為於  
故相誼不至是也更欲草一文奠劉司空而懶未命筆  
去人迫不及矣所命素卷不知欲書何作扇先汙訖附  
上陸楚生欲買舟造兄大有問舍意今似不成行矣亦  
兄之幸也家弟在南省甚清適子念邇構一樓橐溢未  
就兒子卜居淡圃之左亦窘物力周生坐客遂不減其

父時吾家阿瞻舉兒秀美大創廳事及傍水閣不免負  
素責矣奈何王二見過云感兄恩凡三附書不浮沈否  
欲伸絲蘿之約故自佳偶為一達之餘惟珍食自愛

丁休寧元甫

使者自休陽來拜嘉訊大幣已出教札并前所浮沈於  
伯玉司馬一出讀之不覺拊膺加額故有情生於文文  
生於情語求之古人古人有足下文不能通足下情求  
之今人今人能悉足下情不能詣足下文於目中所見

信無兩也追奠先大司馬此章感激用壯使他人見之尚為心磔而況不孝乎然至所以慰地下之靈而寬不孝兄弟之大罪者又何宛篤周至也第非不孝所敢當耳足下美政久而益新加以錦心繡腸圭璋令器大計之後必晉擢臺省議國是然蛾眉拭目不待入宮而後妬慎之慎之僕自得亡弟耗懷抱劇惡靡復生趣且覩公卿中貴於我而少於我者倏忽之間便為異物故決意乞骸上章待命於弛擔中謂少得息肩而文債填委

歲聿行暮多藉手而入土者忽忽應之轉更作筆研獄  
阱欲作一二詩送足下朝天而不能幸少寬之必不後  
也鄒享如千里乞文以諸什見贈大有心致足下外渠  
與周武選曾博士皆志趣高朗不羣何癸酉之榜多賢  
乃爾令人快然長途自愛不一

黃司訓

夜歸自顧園雨中得接眉宇雖匆匆不數言然知足下  
為長者既讀見投諸作味其清穩永雋歎曰侍御公有

子矣尋聞雲間諸生稱足下清操至行東修不行而誨  
無倦復歎曰華亭有師矣徐孟孺來談足下媿不一而  
足則相語曰縣官有人矣既出篋得足下書執禮恭而  
見節至更令人顏靨汗洽不敢當僕東海孱書生也妄  
意鈇槩之業不能自閔以有此聲晚而好佛又改趣事  
黃冠執志不堅復墮塵網一語一步皆成悔尤足下但  
跡黔驢之龐然與其聲之鈇然而疑其有長技耶誤矣  
誤矣曹事小間於江山之勝當小有酌厭以示足下茲

則未敢餘不多及

趙司理

自足下以令先公不朽之托而過我弇中也時方抑塞  
憔悴未盡吐其竒然而一接清範聆緒言霏霏若楚蘭  
之流芬使人鼻觀自爽別後僕轉入幽靜足下公除再  
補校藝蠹叢射策金馬榮問休暢自分濁水無望清塵  
不意岩穴之跡不固誤玷徵書備乏留省蓋去足下宦  
游之地僅一衣帶水而衰嬾無由通候問乃辱足下以

大誨先之叙舊懷賢綢繆繾綣累紙未既悉讀羣編珠  
池玉府其諸寓公奉使之什宛然長慶間攀大厯署園  
之擬懷縣連珠之傲博生不啻如之僕固喜其來而悲  
其晚也乃子與德甫明卿則先已得足下真令人妬深  
春雪之麗非敢遽酌亦是下情由來所願但近接亡弟  
訃悲咽摧哽一字不能成咏痛唯此子憐才好士風尚  
不淺使遇足下必把臂入林而今已矣命也據梧授簡  
辭多不倫大貺拜嘉并有薄侑不足當瓊亮之亮之餘





弇州續稿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二百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周寧國良寀

嚮者承公大雅之愛蓋時一醉心焉長路伊阻音塵不  
接則摇摇如懸旌矣公緩步青瑣抗顏丹陛文彩風流

映帶一時慕者趣風忌者繼之此世法之常無足為怪  
若乃九子諸山為公几案謝朓李白諸賢遺詠當公杯  
勺從容匠心揮斤千古則達士之遐軌遷客之希邁也  
世貞天地間長物耳倦游之餘偷息一丘偶有所窺自  
附於野麋塗龜之後喪魄軒冕銜恩貝錦蓋非日夕矣  
公之飾許雖若愛我毋乃使我掩耳乎哉敝郡卑濕不  
足以當公寨帷倘其惠然尚能披襟領教沈太史名士  
蚤天托在鄰壤幸一垂盼其家江使君歸卧比安樂否

承雅貺附謝并有不腆比於獻縞仰祈鑒納萬荷

龍司理

僕來留都將一歲矣所接猷中諸名士亡慮數十咸籍籍稱老兄仁明之政迥出輩流而親賢愛才種種高誼乃知汪先生不為阿好也初見廣文之請心甚歎服高賢識見故自不凡永嘉枕海腋湖千巖萬壑名勝自古而山腴海錯足以佐酒卮秘監之吟諷右軍之揮灑非老兄孰能三之僕之歲數與易卦俱滿矣失計誤出遂

成小草友于奄忽不及面訣人生幾何而遘此茶痛昨  
冬粗有建白懇疏乞休而不蒙天允今春當復繼請奔  
中三徑與一二遽廬尚未蕪也聞新都相公甚為汪先  
生推轂而齟齬忌者然再登薦剡矣想當有出理第時  
事消息大有可憂東西二垂已非疥癬肘腋之間漸成  
癰疽如何如何暘谷公想朝夕晤對陽湖天絕令人色  
飛不妨一月卧游也黃甘見分已自珍美又重之以機  
杼乎唯是扇頭佳什漸當懷袖如對叔風度珍重珍重

人事蝟集小間當思所以報和也不一

密藏上人

前得一瞻法相兼領慈誨刹那間如甘露灑第飛錫莫  
追則又成阿闍緣一見不再見使我耿耿在想向者敬  
諾粗叙已於新正齋日完訖第非個中人效顰作門外  
語了無益於緣事耳汪居士其信解裴相國張無垢流  
也文筆則勝之馱中善信如林得渠片言檀施自積故  
為顛作一書達公不憚跋跡則妙矣憨山和尚福德士

也過我精舍與陸尚書共飯而去僕愚不能叅領要似  
復還師觀道印亦在此周旋想欲聞者不一

陳司理

始不佞在郎時而曹甥子念以書來為執事先云將有  
先公不朽之托於墓也及歸而子念云塋期迫從伯玉  
司馬請撰矣伯玉猶之乎不佞也既嘉則來則道執事  
之意未已而貺幣大教旋一平頭將之蓋啟楨而肅如  
也先公為嘉隆間名臣天下所共仰而不佞亦嘗一望



見顏色固願為之執鞭者生平好掇拾文獻為一家言  
豈以執事命之而更有阻耶第誌銘既出伯玉而神道  
碑復自維南宮洗一小巫夾二大巫間神氣當立索矣  
傳體不他及子姓又事取大者故不能徧想已悉許君  
不作銘辭似是墓表體三品大臣賜祭塋當有神道碑  
不當表執事更一請之許君何如聞已禫除旦夕北首  
為國家持大體赤幟善類先公建方面勛而不獲伸其  
學於朝宁之表是在執事宏大之而已

于澤州

往者見公詩而異之以于鱗心印有在矣自是間濶不聞問蓋僕嘗入備九列者半歲所公甫捷南宮而以艱去若相避然信所謂缺陷世界也今得上黨書極傾吐之致新詩朗朗明月投懷而公所善屠長卿沈東霍周元孚皆時得效蒹葭之倚則豈必捧盟盤親杯酒談笑爾汝始為交友哉于鱗羽化忽垂十載子與復成異物矣存者家第外伯玉及三甫然各天一方鮮可上下唯

有讀書灌園暇則以濁酒澆磊落耳鑠金之毀久置度  
外所恨於二歲不得力來期漸迫良足慨歎見惠詩選  
遺珠乃李氏青箱也梓之恐為年少所窺且與公共之  
秘為中郎帳內物何如汪時元所行非盡出于鱗筆削  
中間亦多遺恨安得與公青燈促膝一商榷也長卿才  
甚宏麗間有士衡患多之累宰此荒劇不廢嘯歌真敏  
手也異日中興循吏文苑唯二公所擇耳山西風氣蕭  
瑟加飡自愛

王蟾芬

僕雖以幸獲從事於公棗梓之末緣素昧顏色不敢以  
贅通也鄖城寂寂空谷甫啟門而使者至開械捧讀則  
叙神交之往衷申兌麗之來資悠然雋永有餘味矣子  
與乃僕三十年故人數離聲合惜不能盡獻頑石以攻  
其玉然至語萬里時時比鄰矣玉叔則迨今猶是竿牘  
音問之友婁得其詩讀之以為可寫背馭風乃有言其人  
魁然河朔長者也孫山人肩瓢笠而訪我婁城里時屬

陰晦小兒爭噪之以為物也者至與揚扞文史叙國家  
典故幾奪何憲五花簞後來郎中相與兩月避暑亦能  
用麈尾代表家翫是三人者而公皆與之相下上因而  
推及於我收之門下之籍得毋為彼知人累乎哉百一  
集詩皆精媿圓秀珠而徑寸足媚川矣亦何必三斛也  
四文能於天心月脇中下釣緡得寶又復竒健令人噤  
伏僕譬之乎好談玄者三十年守丹竈不敢離故步一  
寸依然凡鉛君身自有仙骨旦夕玉京矣何所資下士

耶不揣扇頭一歌非敢仰酌貺美聊見情耳大幣實拜  
長者之賜新刻數種并雜物比於獻縞統祈鑒納不宣

朱在明

僕自昨冬多應跡且受寒入春忽善病幾委頓家弟強  
為進肉食以藥餌輔之髀肉隱隱起月來偶感瘡肉忽  
低今復漸起矣得書知念我而足下亦同此疾何二鬼  
之好病君子也新桃二種皆佳乃至傾筐之餉分遺鄉  
里篤老即飫孺子耳華亭梓劉長生注黃庭經要當於

訓故外賞之并僕所作山園十記附去或亦當足下卧游也

又

得書知近况為慰長生真人注黃庭殊不為黃庭計要自各暢其妙耳然入門與得力亦不在盡解要自偶有際耳僕此言大似孟浪第實不外此數日內張肖甫汪伯玉兩司馬狎主我弇中社而胡元瑞洪山人與伯玉二仲麋至僕強病與之飲噓霍然良已以故子念不敢

進公之使者二詩既出子念手頗與俗題稱匿之冊中  
尚可掩拙今乃欲疥彼壁又穢彼懷袖乎勉強捉筆不  
免老米所謂慙惶殺人也一笑一笑

又

賢伯氏枉駕不能為浹日飲良用歎然公至永嘉探故  
人因為天台鴈蕩之游未聞嵇呂有此勝事知奚囊所  
積不訾願安承教適以先人不得已事出句容轉訪陽  
羨見者謂是怪物所遇不免紛紛解嘲今復歸蟄矣仲



氏與子念亦偕行然未嘗一日作公青鞋白笈行逕也  
雅貺拜嘉入春當掃逕以待

劉錦衣

自舍弟入覲後有一札奉候起居更辱報貺之雅自是  
僅從一二友人所窺吾丈調劑國是幹旋造化之妙而  
貞寄跡方外游鹿豕而居木石不敢輕以野人姓名數  
瀆台重然至私心未嘗不依依也先師以夙緣契上真  
以節誼脫世網以靜悟為入門以恬澹無慾為教主而

貞苦海中人也蒙援而出之以故棄家室捐身名謝絕一切人間之好而不顧雖上乘若未有證而區區色身小覺輕安矣荆石宗伯具草以傳見委蓋欲舉其正大明白者以杜夫妖妄之見耳不意其反見目為妖也詞若稍有張大然得之親見親聞非有所粉飾也區區餘生可幽可竄可辱所不分者乃至欲毀供奉上真三楹之屋與蛻形七尺之龕耳茲事賴相公及一二元老主張吾丈調護可以無他但窺伺之徒以荆石公為奇貨

不無隱憂唯冀台慈弘護大檀越功德與須彌並崇下  
情無任悚迫懇覬之至

又

甲申之冬拜翁名香嘉鮓之惠旋有小啟及成一排律  
附謝不知使者無浮沉否天上故人幾事萬緒無容復  
念及草莽即僕巖穴之跡不妨轉深亦未暇上援第今  
者失計誤出幾成小草亡弟一別遂至終天乞骸未遂  
形影羈孤忽忽計無所聊如何如何昨覩邸報知言路

微指自有所屬全不為翁而一剡即歸雖見駭於遠邇  
而天之待翁良亦厚矣翁食太保莊襄公橫草開疆之  
勛環衛以後自積忠勤今得賜歸以太傅而拜太保公  
之墓翁之仰承於天不為不隆矣二百年緹騎帥居此  
官者獨陸武惠朱忠僖及翁三人而已武惠之精敏與  
忠僖之寬厚翁殆兼之而調護保全良工苦心是二公  
者俱不及也僕所見士大夫多矣於翁有深惜而無遺  
譏以此長有綠野可也亡弟托契非常翁必有作俾之

不朽敢因吳明卿大叅使便聊爾附聞明卿執文絕世  
而林居有饒日得相過從倡和楊司徒之於薛播州江  
開府之於徐祭酒又成楚社一盛事也近况無可相語  
唯有歸耳餘不悉

曾子澄

天假之緣復從師竹太史得公一晤言惜夜色蒼莽烟  
波飄瞥更成惘悵耳公才大非僕比然世之不能用僕  
與不能用公一也僕於四歲前已灰心矣所以勸公收

精歛明於商山中尋一片紫芝地蓋實有所證也張司  
馬報書至矣謂曾故材將僕亦耳之第傳在閩中大負  
俞將軍正氣堂集中所謂十不可者即此子也嗟夫俞  
將軍何必減江陵公哉第物情如此豈必待智者而後  
決見太史幸致聲刻二記完當多惠數紙也

又

別後匆匆如失念磊落奇男子若公者誠目中無兩旋  
聞過松陵與沈嘉則一邂逅足暢吳興凌大夫斤斤守

錢庫不暇設應門三尺至賣書劍作歸裝人間法大概  
如此耳僕七月為瘡鬼所侮幾委頓九月侍仙師羽化  
於直塘即捐家付兒子輩荷一瓢一衲佛道書數卷入  
精廬當老死是間不擬出矣七尺易料理漸以輕安唯  
椰子大一處起滅作幻未便廓清之耳公大善知識得  
準提三昧何以教我近草得仙師傳試讀之何似竊謂出  
世人作出世事本不離世間毋奈一闡提衆何昨始與  
師竹太史一相聞有心哉此君覺亦有深高枕意不知

得果否沈令報言似為公畧處分墓田事已謝之且屬  
之矣上谷張中丞書問公何以不成訪僕謂非石頭路  
滑將繇茱萸水淺也一笑

顧山甫

沈日章市口也顧獨能談足下苦節高蹈令人鼻端拂  
拂有烟霞間想不謂歲邸一見之張生所然意足下眇  
小山澤癯耳乃魁然頎軀河朔一大俠酒酣耳熱慷慨  
屹揚騷雅下上今古宛然南華說劍彭澤咏荆軻狀男



子不可測乃爾兩月復從沈所得足下書若以僕為可與言者諸體詩一帙讀之調高格蒼警語時出令九原可作迪功必為歎賞念欲割鏹與沈謀梓而一序之覺為百穀道盡矣百穀所謂平原患才多者也拙詩二章見鄙况知不足酌來美等於縞帶而已謝都尉乃能容足下耶褚伯玉過王僧達郡齋止於談松桂千古不謂非信然哉

洪山人

齋廬邂逅未能擇野菜作乳糜以待而誨語清切則飫  
公醞醐之味深矣得教知以冰雪息駕秣陵改艦南嚮  
將遂歸永嘉鴈山龍湫當自氣色第恐翹材東閣待公  
而暖寒凌解嚴逍遙順風無所不可鄧隱峰云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似亦不必硜硜一節也僕且衰矣浮沈業  
海中雖恍忽若覩彼岼尚自杳然乃可復墮塵緣入鬼  
趣耶公愛我深矣所以用愛則未也新歲為道俗事見  
撓不克詳報亮之亮之

王承父

歲晏崢嶸日為應酬文字見役刺促無時息肩殆不止  
如足下所調而已歌辭竒逸宏麗第足下米汁之好逾  
甚安能托鉢乞齋飯耶酒徒兼詞客亦佳似不必於中  
有取舍也顧君誌銘已敬諾恐亦足下所譏袖中物既  
已譏之而復紹介以請之何也一笑

又

飯後偶一出而遇陳氏人得足下書讀之始知有太君

之變令人酸鼻塊處不能躬致東芻之敬俟元馭丈入  
當謀所以少盡也此君雖善病而風骨更轉儵然思亦  
朗朗僕僅一堅頑石耳玉師誤許之恐費椎鑿力而不  
得寶如何如何游仙歌故應是未居憂前筆竒雋溢出  
種種烟霞色相然是鶴背時語非坐蒲團守丹竈時語  
僕不合愛而詠之數過無明業發混沌復欲破也公毀  
定亦當為我小破齒耳餘不一

又

僕雖已鑿坏然於生平二三故人不能遽舍方寸歲中  
有客談足下天台病狀令人心酸旋聞已勿藥又云即  
起未能灑然欲走一信馳訊而雲雨虛無竟莫可踪跡  
茲辱示八行恍如面奉顏色何慰如之足下云三十年  
光景為吟詩弄酒送却此二端亦未可盡非第酒能使  
人病何僕嘗戲言苦吟不如痛飲樂第飲道成可朽生  
骨吟道成可不朽死骨今猶能為足下舉之取衷可也  
自壬午改朔太原公無日不病則元馭無日不愁以至

大故雞骨支牀幾遂滅性即僕亦不能安寢息也足下  
嚮示行實當即送元馭所無從問之今始令其蒼頭檢  
散帙尚未得尊命改作記鄙意以不若崑崙山人傳為  
得蓋傳可該記記不能該傳也刻經有數種留俟足下  
弔太原公致之不一

又

足下過訪時方在沈冥妬足下儼然冰玉數以大白相  
沃馮陵不已宜足下之我恨也誦來教莊語雅譎時時

有之則齊東酒醕也然足下我規也則我師也僕以九月  
遘一異人授我以谷神之訣三日而証矣絕飲者餘  
一月而家弟歸促膝懽噓不覺時一中聖覺其無害復  
成豪舉然足下去之明日而此異人旋來見誚良苦今  
則戒童子每會不過三叵羅止矣故曰足下我師也雖  
然足下嚮大作醉則厭醒人一作醒人便厭醉者足下  
故當自厭今當復自厭故也何足下之智於處已而  
畧於處人也嚮望足下亡所携已忘之大約是阮家竹

林中長言耳足下戒我飲而後許携一斗白菊酒白菊  
固佳乃欲以一斗酒作我一歲資也呵呵讀諸詩轉多  
轉不忍釋手嚮談雖哺醴之餘亦似欲為足下效齒牙  
之羨而懼赤眼者之惡發若足下所舉十年以前爭依  
名家以自起十年以後又且擊名家以自立甚者手摹  
擬而口雌黃自欲成佛作祖不嫌操戈入室此大中時  
病然究竟言之苟能盡埽宿障天女鳩茶一切皆空即  
使未鏟名根大樹蜉蝣任其搖撼後千百年王承父無



急僕亦無恙此曹何為者序稿呈覽欲手書付劖劂緣  
無格紙恐誤行款坐是中止亮之餘不一

又

得足下手書滿紙兼示白下諸詩恍然如覩管幼安眉  
宇所諭顧益卿中丞於遼陽幕府執圃築亭儲酒蓄耳  
以待足下且分一月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為餉即僕亦  
叨霑焉此君書辭小半是念足下語曹生亦在所憐昔  
人所稱高誼薄雲天於此君見之矣近得王辰玉數行

推足下為山林之聖若一入長安門未免降作班固表中第三品第能單騎從漁陽度山海關而東小忍旬日口吻即入蓮花幕矣足下尚望附僕而北耶冬初小有建白即上書乞骸骨未蒙天允獻歲當復請耳舉朝擊一大璫不能勝朝門咫尺作筆札屑吻戰場六十餘老人尚堪於此地覓生活耶邇來日了文債形神不攝終須於墨池中淹殺無計迴避如何如何吳叟譜序亦其一也才盡不復能佳塞白而已逸史僅存一本俟得副

即專致歉架不悉

又

足下以僕留滯周南故不平耶僕之不能北蓋嘗誓之  
太原公所而南八座又無缺耳非廟廊有意薄之也熱  
官難作不見少宰邇日遭猘口耶僕近再疏乞骸不獲  
請部辭極媿太原書來云元老寧放我必不放兄考績  
在六月不免襴襪一行力與二老言過即歸堅卧矣彼  
寧能以一官羈我令老死白下也益仰念足下甚足下

但渡白狼河勿問丹鳳池可也辰玉稱足下山林之聖  
恐是欲足下堅山林之節耳草次不具

張子予

前聞足下無端為直指所窘瞻美歸云尚在浮繫世途  
好燒琴煮竊寧止一人一事悵然悵然僕已寄跡方外  
不復甘腐鼠而餓鴟見嚇轉甚近戲語瞻美云吾欲出  
張將軍難不如入就張將軍易也如何節腹所餘金少  
許助洗沐費又喻蘭溪新刻景濂先生詩或可醒困眠

也足下何不委堯鰲伯子跌宕筆牀茶竈間亦足送日  
李于鱗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語故有  
味也獻歲成一歌擬贈伯子不果今為出之若沾沾者  
不無更作廼公行逕乎

王丈格

始者叨楚臬獲再沾咳唾之惠既徙鄖鎮則渺然矣而  
猶幸再於尺牘若奉面也歸田以後吳楚各天鱗羽遼  
邈雲夢之夢托之於縹緲想像間竟成子虛而已近始

於賢從中丞公處得聞起居之畧令人爽然作天際真人想天錫難老歸乎與太衡並峙諸山培塿斯下風哉貞不自量婁起婁躋供人齒頰雕蟲之役憊不得休近始能一自創捐家而出乃知披緇頂黃亦尋常男子事耳非久或得順風而造公問道也短札附中丞公以達不敢勞作荅唯幸存之

劉玄子

僕避鷺遯墟落間一歲所矣而見跡者麋至不貸而會

復小有鷄狗警不免復入城棲奔中方閉關謝客而使  
者以大貺至矣長箋媿媿則金蘭之契藹然新詩爾雅  
則玉案之酌不薄及開藏徵大集讀之乃有見遺七十  
四韻者僕故未之覩也即覩之寧能鹵莽足下若此僕  
自束髮操觚來于今年六十矣生不受人恩知己之感  
時時有之然自于鱗二三君子外亦未有大踰勝足下  
者也足下欲僕一言以為珠玉之導僕何敢辭第筆研  
之戒數盟之佛前而輒倍之今歲六月始真斷矣奈何

息壤在彼請少遲之隧而及泉可也足下才高而學博  
其氣若祖龍之吞六雄其庀材用事又若徵六雄之宮  
材而聚之咸陽先諫議藻語逸情雖未易及此二端者  
當歸小許公耳諸體無所不妙長律排比填押不無武  
庫利鈍小加磨淬便成干莫又聞足下精於玄理倘不  
我薄指示一二以相印證騏兒時時稱足下奇男子今  
當握手公車無美人計元瑞就試及江右有吳生太原  
有黃子皆其人也相與上下千古其樂何似勉旃強飯



自愛

劉將軍

嚮者偕足下與在明子念登縹緲披襟暢飲雅俗信口  
覺足下於斯際蕭然神澄故知長槍大戟中不能著正  
平大雅也質明遣一介操豚蹄斗酒出候舟次則足下  
復與在明五鼓發矣後有不腆之幣附在明致足下不  
謂其尚未達也信使千里而來手書勤拳寫致肺腑古  
體見贈宛爾棲泊令人心折特獎飾過情非所堪承耳

他作種種有獨詣之致尤可喜者不蹈他人影子惟淘  
洗未盡小存蹊跡耳永嘉珍苞冠絕諸果魏文儻父乃  
以西涼葡萄勝之不滿一笑僕歲得之王陽德大叅及  
近沾侯公子葉別駕之惠第今臆自足下先之一時傳  
咀以為快事併他餉皆酒家上佐也詩宜和但迫冗小  
違遲之不一

又

辱手教滿紙及冊中詩歌字字從肺腑流出不蹈襲一

語令人爽然足下之窮甚矣千里名駿驤首長鳴僕雖  
負孫陽之識而不當燕昭之寄徒有歎惜而已今西北  
井州諸部與好叛之士合大是隱憂安慶小寇亦非疥  
癬間井菜色猶尚仳離僕不知稅駕之所計唯有一歸  
而已歸則又似負國家甚悔一出之為小草也龍君善  
竒男子借足下以慰落莫大是勝遇此間筆研填委應  
酌又時奪之春日稍長必當成一詩奉和也損餉黃甘  
百頭十有六全然不免書生風味若君善所致則佳矣

草草奉復不次

何將軍

公別後稍取新集讀之甚清麗而樂府七言古五言絕  
尤宛宛有情致饒俊語大抵苾芻詩脫餒餒氣將軍詩  
脫兇螫氣乃不受少年雌黃耳公詩得之矣吾吳中惟  
元凱都尉能於看鼻上美不律縱橫跋跋遇須厚集其  
陳以待之餘不足畏也嗇公喉咽間意似欲僕一言之  
弁而僕已厭筆研不能應矣在告弗克呼藍輦出訪擬

烹一伏雌以待并有薄致不一

傅伯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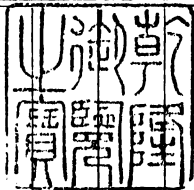
自門下之址徵則拜教貶之辱而僕方戀蝸殼塗墜耳  
目不能偵驄馬之踪僅以一械報謝而已乃者匹夫之  
節不固遂成小草而門下方引疾高卧威鳳千仞固非  
檻猿籠鳥所敢望也山中讀舉賢大疏如汪伯玉司馬  
戚元敬少保文武為憲邦家之楨豈不足一當啟事而  
動成掣肘元敬已矣伯玉而猶躍淵良可歎也家弟以

拮据文事致中膏肓委篤不起僕虞淵之照厭厭就墮  
何心復作官人以故懇乞骸骨而微誠未亮更博勉強  
為識者笑計當終一決耳陸成叔出公手書約與蒼叢  
古今詩篇且云書成當令不佞序之不佞何能為役惟  
是千秋不朽盛事以公神鑒固當上合刪述第取材宜  
廣定格宜寬李于鱗之不能厭服衆志可戒也成叔為  
桂玉所驅杪歲戒途惟公憫之不一

陸中復

向者辱委先中丞公神道碑草次塞白在公不忝太丘  
而僕則有愧中郎多矣孟孺來顧復拜手教過弘飾獎  
且鄭感謝使僕顏更如甲別紙所示及讀上喻太府書  
具見仁人孝子迫切至情先中丞賢者太府豈所不悉  
特以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謀及鄉士謀及庶人此重典  
也今以衆請而未舉以足下一書而遽行於厚道則有  
餘於公道微不足矣且詢之諸有識者咸云太速須塋  
後而虞神主歸於廟而後神位登於學宮禮也念足下

惓惓作太府書當極致秉彛之好唯不敢相促此公性  
急恐以足下為不達其意脫生紛紜則無及矣見諸公  
當為道至意不一



弇州續稿卷二百五